

革命故事选



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文化处革委会编

革命故事选

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文化处革委会选编

一九七一·三



目 录

母女同心.....	(1)
九大妈治山.....	旅向阳 甘武鹰 (3)
洪大娘.....	新民县大柳屯公社利民大队 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队集体创作 (6)
红心向阳.....	杨君臣 刘维君 (10)
田头哲学家.....	洪 雷 (13)
小高学农.....	张道余 (17)
三个好代表.....	戚永芳 (23)
黄浦江上的凯歌.....	上海黄浦区工人业余创作班 (27)
重返战斗岗位.....	常 进 (33)
长空战歌.....	吴金杰 (38)
红莲用草药.....	张道余 朱俊明 (44)
毛主席教我这样做的.....	戚永芳 (51)

母 女 同 心

上个月的一天下午，陈老师问韩冬菊：“小韩，你今年毕业后到哪去呀？”小韩干脆脆地说：“到祖国最需要、最艰苦的地方去呗！”

“把你分到大山沟子里行吗？”

“行，只要是祖国的土地，我都能去！”

“好！可是，你妈就你一个女儿，能舍得吗？”

“这，我有办法！”说完，小韩就跑了……

这天，学校给每个应届毕业生发了一张志愿书。小韩毫不犹豫地志愿书上写上“到农村去干革命”七个字。可是，家长的意见呢？她想，我妈身体不好，若征求她的意见，十有八九不能同意我下乡，怎么办呢？只好这样：我先给她封锁消息，等我走后再给她写封信，好好宣传宣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意义，她也就同意了。于是，小韩在家长意见栏里工工整整地写上“我的孩子交给党安排”九个大字。

一晃，半个月过去了。一天早晨，冬菊家一个邻居在窗外喊道：“老韩大嫂，今晚学校开毕业生家长会，你去不？”冬菊妈一听就明白了七八，她生气地朝冬菊说：“好，你要下乡还不告诉我，我啥也不给你买！”冬菊看妈识破了自己的“秘密”，笑着说：“我不要！”“好，不管你要不要，今个这会我得去！”冬菊见妈妈满脸生气的样儿，心想，我妈准成是要找老师讲讲“价钱”。在这么多人的会上，要是说句扯后腿的话，对毕业生下乡影响多坏呀！小韩

凑到妈妈跟前说：“妈，今个你发言不？”她妈说：“我一个大字不识发啥言！”小韩这才放下心说：“那好，你啥也别说，听听会，受受教育就行了。”

这天晚上，陈老师把会议的意图说了以后，很多家长都抢着发言。有的表示要把孩子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！有的说：“咱工人、贫下中农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，以革命利益为重，把孩子交给党安排。”

突然，小韩听到妈妈抬高了嗓门说：“我说两句。”小韩心里直嘣登，只听妈妈接着说：“各位师傅的发言对我教育很大。前年，我把大儿子送到农村以后就在心里核计，这个女儿最好留在身边好照顾我。后来，我学习了毛主席的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’的伟大教导，才认识到，自己这种想法就是养儿防老的旧思想。旧社会，只有地主、资本家才能养儿防老，我们工人、贫下中农受尽了剥削压迫，妻离子散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还讲什么养儿防老。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，当了主人，如果我们忘了本，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留在身边，一心想的是个人、小家庭，不关心国家大事，就是中了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奸计！现在我女儿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，我当妈的坚决支持她的革命行动！”

冬菊妈的讲话激动了全场，更鼓舞了冬菊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围着冬菊妈身前身后地说：“大娘，你说得太好了！”“大娘你给我们上了一堂阶级教育课！”在快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冬菊妈小声问女儿：“我今个说得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！”小韩紧紧地握住母亲的胳膊，偎依在妈妈的身上，含着喜悦的泪花，对着妈妈的耳朵说：“妈，我向您学习！”

（原载《辽宁日报》）

九 大 妈 治 山

旅向阳 甘武鹰

金风送爽，银镰迎秋。

国庆节前夕的旅大市甘井子区凌水公社庙岭大队，果红谷黄，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。北山坡上的二亩地瓜长得格外惹人心爱。因为它是九位大妈用汗雨浇灌出来的。

这九位贫下中农老大妈最大的七十三岁，最小的四十九岁，平均年龄六十一岁。家里内内外外都有人，什么事也用不着她们操心。

去年冬天，省革委会关于坚决打好农业翻身仗的战斗号令传到了这里，小山村立刻沸腾起来。一个学大寨，向荒山进军，向野岭要粮的战斗打响了。

队里的党员、干部和广大贫下中农，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”的教导，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，坚决打好农业翻身仗的热潮，使得五十七岁的孙桂香老大妈，再也坐不住了。一天晚上，她把赵桂兰、陈淑媛等八位老大妈找到家里，在炕头上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，讨论如何走出家门闹革命，为打好农业翻身仗出把力。大队党支部很支持九大妈的行动，特意派回乡知识青年小李帮助九大妈学习“老三篇”，并给她们讲大寨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故事。

她们越学心里越亮堂，越听越有劲。一天晚上，九大妈

一起议论怎么办。孙大娘“呼”地一下站起来，激动地说：“说一千，道一万，要按毛主席的话去办。咱庙岭男男女女都行动起来了，咱们怎么办？”大家七嘴八舌地抢着说，“咱们也有两只手，决不在家里吃闲饭！”

七十三岁的赵桂兰老大妈，人老心更红，她说：“咱的日子过好了，可不能忘了世界上还有好多姊妹没有解放啊！老愚公带领全家人能搬山，咱老太婆也能带领儿孙埋葬帝修反。”九大妈决心用自己的双手，在北山坡上，开出大寨田来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在孙桂香老大妈的带领下，九大妈怀揣红彤彤的《毛主席语录》，扛着铁锹镐头，迎着霞光万道的朝阳，朝气蓬勃地登上北山坡，举锹挥镐，“卡喳卡喳”地干起来。

九大妈干得正起劲，屯里的一个臭地主婆子鬼鬼祟祟地爬上北山坡，装出一副“关心”的样子，假惺惺地对九大妈说：“你们要图工分，生产队啥轻快活没有，偏干这遭罪的活。”九大妈听了后，肺都要气炸了。于是，她们在山坡上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，向这个妖婆进行猛烈的开火。孙大娘指着她的鼻子尖愤怒地说：“俺治山图的不是工分，图的是革命，图的是掌好印把子。你想破坏俺老姊妹治山，那是白日做梦，妄想！”地主婆子被斗得汗流浹背，夹着尾巴溜了。

大批判这么一搞，九大妈的路线斗争觉悟更高了，治山的劲更足了。他们打开地皮，土层没有三寸厚，里面尽是石头。但在困难面前，九大妈谁也不肯落后。她们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，把石头挖了出来，砌成梯田墙。土薄，她们就从

别的地方抬土垫。腰累酸了，手磨破了，但她们的革命干劲越干越足。

有一次，她们碰到一块大石头，怎么挖也挖不出来。这时，有的人有点泄气了。孙大娘就说：“咱还是请示请示毛主席，看看他老人家是怎样教导的吧！”

于是，大家就背诵《愚公移山》，顿时全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勇气和力量。

在紧张的战斗中，赵桂兰老大妈一不小心踏跣了石头，从山坡滚到沟底，头和鼻子都磕破了，鲜血直流。可是她爬起来，又顽强地登上山坡，继续向大石头开战。大家劝她回家休息，她却坚定地说：“珍宝岛的英雄战士生命不息，冲锋不止，俺受点伤算得了啥。不打好农业翻身仗，决不下战场！”困难再大，也难不倒心红志坚的九大妈，她们硬是单点啃，单点凿，把这块大石头给挖了出来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，九大妈终于在北山坡的石包地上开出了二亩大寨田。她们又自己拣粪，栽上了地瓜。这二亩地瓜，在九大妈的精心莳弄下，顶破了地皮往外长。

这真是：愚公搬走两座山，
九大妈治好二亩田。
学习大寨歌一曲，
革命故事到处传。

（原载《辽宁日报》）

洪 大 娘

大 柳 屯 公 社 利 民 大 队
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队集体创作

“咱队军属洪大娘，人老心红斗志旺，无限忠于毛主席，是咱学习的好榜样”。这是咱队贫下中农给洪大娘编的一段顺口溜。要提起军属洪大娘，那可真是这份儿的。别看她今年七十六岁了，可胸怀朝阳，立场坚定，爱憎分明，斗志旺盛。在对敌斗争中，立了新功。

咱就说说洪大娘在打农业翻身仗中的一个小故事吧。

那还是在开春种地的时节，咱们贫下中农高举红旗学大寨，发扬一不怕苦、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，猫大腰，出大汗，一个心眼儿干革命，这农业翻身仗打得可真叫热火朝天！

就在这战斗打响的头一天，洪大娘找队长要求派活，队长因为大娘年岁大了，说啥也不同意，大娘急了眼，说：

“怎么？说我岁数大了，我自己还没报老呢！你们都上了第一线，我能呆在家里看‘房笆’吗？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斗出来的，可不是坐着等来的。你不派我活，我自己派。”说着，转身就走，要下地。队长一看，实在挡不住了，忙说：

“大娘，这么办吧，咱队那块实验田的小苗刚出土，我看您老就看看小鸡子吧。”洪大娘一听，乐得她眉开眼笑：“行啊，只要为翻身仗贡献力量，干啥都行。”说着，她就三步并作两步急三火四地跑到了实验田里。今几个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温暖的太阳光，照耀着一眼看不到边的田野。

一垅垅庄稼苗长得油黑瓦绿，肥壮敦实。洪大娘心里乐开了花，她弯下了腰，一会儿给小苗散散土盘，一会儿攥一把象棉花套子一样松软的肥土。这工夫的洪大娘真是心潮澎湃！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咱贫下中农指出的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光辉道路，真是越走越亮堂！咱队这沙包地庄稼苗长得这么招人稀罕，说一千，道一万，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哇！洪大娘越想越高兴，越想劲越足。这一垅垅小苗，别说让小鸡给刨了，要是谁干活不留神，碰它一下，洪大娘也得数落他半天。

当时，有人主张把各家各户的小鸡圈上，省着祸害庄稼苗，也有的说该给小鸡留个打食的出路，大家争论了半天，洪大娘想了个办法，她说：“咱把小鸡都给它穿上‘袜子’，这不影响小鸡打食，又不能祸害庄稼。”大家伙一琢磨，这办法真好！没过半天的工夫，全队的贫下中农社员，都给自家的小鸡穿上了“袜子”。就是这样，洪大娘还是不放心，照样贪黑起早，精心照看。

可是，没过两天，又发现有小鸡刨庄稼苗了。洪大娘看着被鸡刨了的庄稼苗，就象有人挖了她的心头肉一样，急得火烧火燎的，她看看小鸡，这一只只小鸡，都穿着“袜子”，没一个是光脚的。看看苗垅，四周净是鸡爪子刨的印儿。这可就怪了，这小鸡究竟是那里来的呢？大娘想啊，想啊，突然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”对呀，看小鸡的工作，也是斗争，这是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，为保卫农业翻身仗站岗放哨，今天这码事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。大娘东追西撵，把小鸡一只一只都挨个抓住查看。噢，原来是有一只老母鸡只穿了一双“袜扇儿”，从表面上乍眼一看，也象穿了“袜子”，可没有“袜底儿”，照

样蹬土刨苗。这是谁干的呢？大娘问遍了全队，也没人知道。洪大娘心里就有了几分底了。她和队长商量了一下，就把这只老母鸡圈起来了。

队里的一些红小兵出于气愤，就到处吵吵嚷嚷地要杀掉这只老母鸡。洪大娘听了这些话也没言语。傍晚，她还是和往常一样，在灯下和小孙女一块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。这时，只听得外边有人轻轻敲门，随后，闪进来一个人。大娘抬头一看，不由得一阵恶心。原来是地主婆刘快嘴，她听到街上有人吵吵要杀鸡，又听说有人要采取“革命行动”，就沉不住气找上门来了。只见她挎了一个小筐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喂哟，他大娘啊，这些天可把你给累坏了……。”洪大娘听了这番话，心想：哼，这是夜猫子进宅——无事不来。我正要找你呢，好啊，我看你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。这时，只见刘快嘴从筐里拿出一个小包，放在炕桌上，“他大娘啊！我也没有别的，这包蛋糕，给你保养保养身板儿……嘿嘿。”

“有什么话你就说，有什么事你就讲，别拐弯抹角的。”刘快嘴被大娘这席话呛得白瞪半天眼珠子，才干咳了一声，半吞半吐地说：“嗨，这不是，咱家那只败家的老母鸡……”。

“老母鸡怎么了？”

“他大娘啊，咱人不亲土还亲呢，接墙接壁的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你老高抬贵手，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大娘听到这里，不由得阶级仇恨心头起，万丈怒火胸中烧。面对着这只披着人皮的豺狼，多少血泪的往事涌上了心头：在旧社会，就是这个狗地主婆，为了二斗高粱，逼得我家破人亡。解放后，这家伙还私藏“变天账”，梦想变天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又把她揪了

出来，批得臭不可闻，表面上她装得很老实，骨子里却象冬天的大葱皮枯叶黄心不死，挖空心思地想破坏打农业翻身仗。这阵子，你想用糖衣炮弹向我进攻，这是错打了算盘！想到这里，大娘霍地站了起来，猛击一下桌子，指着刘快嘴的鼻尖：“告诉你，少来这套！你有意叫小鸡刨苗，破坏打农业翻身仗，罪责难逃！”

刘快嘴一看，这招不行，眼珠子一翻又变了一招，想来个死不承认：“我不是有意的，这两天我没在家。”“住口！你的花招不灵了，小鸡让我们扣起来了，蛋糕在这里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赖不过去。”洪大娘把门一开，站在门外的贫下中农社员，民兵战士，一个个气呼呼地涌进屋来。洪大娘站在炕上，指着那包蛋糕和那只老母鸡大声地说：“同志们，眼下，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，他们明的不行，就暗中破坏，硬的不行，就用软刀子杀人。”生产队长接着说：“洪大娘说的对，咱们马上开会，狠狠批斗破坏打农业翻身仗的阶级敌人。”刹时间，屋里变成了大批判的战场，贫下中农的发言象一颗颗炮弹射向了阶级敌人，只批得刘快嘴豆粒大的汗珠子，巴答巴答直往下滴，浑身筛糠，目瞪口呆，落得了可耻的下场。

从此，对敌斗争的烈火更旺，打农业翻身仗的热潮更高，洪大娘始终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，成为对敌斗争的标兵。

这真是：人老心红志如钢，

毛主席教导记心上，

阶级斗争永不忘，

继续革命当闯将！

（原载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七日《沈阳日报》）

红 心 向 阳

农民通讯员 杨君臣 刘维君

在我们屯，只要一提起申大爷，人人都说他人老心红，他心红在哪？你听咱给你说说：

前天晚上，队里召开了个安置干部大会，申大爷听说要来下放干部，乐得他嘴都闭不上，当场就坚决要求队长安排到他家一户，队长知道申大爷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那股子紧跟劲，立刻就答应了。

一散会，申大爷大步流星地往家走。到了家，把风门子一推，他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就喊：“喜事！喜事！”

正在炕上作针线活的申大娘，看老头子这个乐劲，忙问：“啥喜事把你乐成这个样？”

申大爷一边关门，一边说：“城里的插队落户干部明后天就要来啦，还上咱家一户哪！”

申大娘一听原来是这回事，就说：“刚才我也听说了，正想找你核计核计呢。”

“核计啥？”

“同志们冷丁地到乡下来，难处多，咱贫下中农可得上前啊！”

“对！咱贫下中农不上前谁上前呀！我刚才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寻思，同志们冷冬数九的来，生活上碰着的头一桩事，就是有没有个暖和屋子，我想把咱们厢房里那些破东烂西收拾

收拾，糊巴糊巴，咱搬到厢房去住，把这屋子让给他们，你说行不行？”

“看你说的，给亲人住还有啥不行的。”

“住厢房你不嫌恶冷啊？”

“冷？为了让亲人暖和点，再冷我老婆子心里也乐呀！”

申大爷一看老伴同意了，高兴地说：“那妥，说干就动手。”

说罢，老两口子就忙活起来了。申大爷往外撬动箱箱柜柜，申大娘忙着糊窗户裱墙。傍三星晌午的时候，屋子就拾掇俐索了。申大娘把毛主席画像端端正正地挂在墙正中，把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贴在墙两边，申大爷把儿子从部队邮来的四卷红宝书也拿了出来，摆在桌当间儿。一切都准备妥了，申大爷和老伴才上炕歇着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就听屯子里敲锣打鼓，汽车喇叭笛笛直响，车来人往，好个热闹。申大爷在屋里拾掇拾掇这，收拾收拾那，也顾不得出去看。忽然，外边有人喊他，出门一看，原来是孙队长把下放干部老张领来了。申大爷上前一把攥住老张的手，高兴地说：

“可把你们给盼来啦！”

老张激动地说：“往后咱爷俩就一道干革命啦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申大爷一边说着一边往屋里让老张。

说话间，申大娘把老张爱人和孩子也都让到了屋里。老张进屋一看，见屋子收拾的干干净净，贫下中农给运来的白菜萝卜摆的规规矩矩，心里就明白了个七八。于是他问：

“申大爷，这屋……”

申大爷拍了拍老张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这屋就是给你预备的呀！”

老张一听着了急，忙问：“那你们呢？”

申大爷用手指了指西边的厢房，说：“我们住厢房。”

老张听了，深深地被贫下中农这种无产阶级感情所感动，眼泪立刻在眼圈里直转。他想：条件越艰苦，越能加速思想革命化；困难越多，共产党员越应该迎着困难上。想到这，他坚定地说：“申大爷，你老的深情厚意我领了，可这房子我不能住。”

“咋的？”申大爷纳闷的问。

老张解释说：“你和大娘都这么大年纪了，应该住个暖和屋子，我们住厢房满可以。”说着，老张扭身就要上厢房。申大爷一把拽住说：“老张啊！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‘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。’你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来农村插队落户，把我们贫下中农都乐坏了，我住厢房去虽说冷点，可我心甘情愿！在旧社会，我老申头房没一间，地没一垅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翻了身，盖了房，过上了好日子，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，我们贫下中农句句听，坚决办。你们都是毛主席派来的，我们宁肯多担点难处，说啥也得把你们安排得好好的呀！”站在一边的孙队长，也直劲劝老张住下。这时，老张再也按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一把紧紧拉住申大爷的手，说：“申大爷，孙队长，你们放心吧！我绝不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希望，为建设巩固的农村根据地，拚出我的全身力气！”

申大爷和孙队长听了，同声说：“老张，你说的对！我们贫下中农对你们就是这个希望啊！”

（原载《吉林日报》）

田 头 哲 学 家

洪 雷

前进生产队队长郑志冲大伯，今年五十八岁，是县里有名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。今年七月初，他从县里开了三天学哲学讲用会回来，社员们一见到他，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对他说：“啊呀！你可回来了，快出出主意吧！棉花虫儿实在闹得厉害，打了几次药水也没见效。”郑大伯到田里一看，发现主要是盲椿象和棉铃虫在捣蛋。他问道：“你们配的什么药？”“二二三乳剂加一六〇五。”“不错嘛，那为什么不见效呢？”大家各有各的看法：有的认为“动手太迟”，有的认为“最近气温低、湿度大”，有的认为“有人劳动质量不高，有的还怕打药水”。……

郑大伯蹲在地上，抽着旱烟，认真地听了大家的意见，然后从怀里掏出毛主席的《矛盾论》对大家说：“来！让我们带着治虫的问题请教毛主席的哲学书吧！毛主席指出：**‘研究任何过程，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，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。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，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’**这好比牵牛，牵着牛的头，它会顶你；牵着牛脚，它会踢你；牵着牛尾巴，那就休想拖得动——”

“牵牛就要牵牛鼻子。”在场的贫下中农说。

“对！”郑大伯站起来说，“治虫就要首先抓治虫工作